

人文学术的意义

文/哲学系 陈少明



陈少明教授在中山大学文科发展大会上发言

“人文学术的意义”，其实是一个命题作文，一道难题。因为我学过哲学、学过历史学，但是没有学过人文科学，人文学术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。在人文学术边缘化的时代，需要强调人文学术的重要性，哪怕在大学也不例外。

关于人文社会科学，我想把问题缩小，集中在人文，就是狭义的文科，说几点看法。

首先，关于人文学术的主题，就是讲人。那人文学科研究什么？研究的是人的精神。因为人和物不一样，物的运动是一种自然因果现象，这种因果现象中没有意志，没有意图的作用。可是人不

是，人的所有的行为，正常的话都是有动机的。所以在人文学科里面，人比物要复杂，因为人有激情，而且会算计，会伪装，所以研究人比研究物难度要大很多。我们既要研究个人意图，又要研究这种可能互相冲突的个人意图，怎么汇成一种公共价值或观念。简言之，我们研究的是世界观的问题。

第二，人文学科的知识形态，它主要不是命题知识。人文学术所形成的，其实大部分是叙事，就是文学、历史学所讲的故事。因为讲故事是我们对人跟世界情景的摩状，它会激起人情绪的反应，有

了这种反应，才会改变人的思想。

人文知识的用途在哪里？用途就是丰富甚至改变人的思想。人文学科不借助于其它中介，它必须直接影响人，也就是说它的知识作用点，就是每个人直接去阅读、倾听它，领会其意义。如果没有，那这个知识就不起作用。概括地说，人文学科就是必须说服人、打动人，如果你不说服人、不打动人，你什么意义都没有。

大家平时说人文学科，经常说它没有意义，或者说没用。它不是说对国家或社会没有意义，而是说研究或创造这种知识的人，不能用它来换钱，不能兑现为经济价值。其实，很多社会科学知识，还有自然科学中的纯理论也不能。那么文科知识为什么不能？其实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些终端变成故事，通过小说、电影、戏剧传播的作品，即使在赚钱的意义上，它也是有用的。

不过，大学文科主要不生产这类人文知识。另一类是学术知识，虽然它需要直接让人接受，但是接受者必须要有一个较高的知识水准，它不是任何一个人人都具备接受的能力的。另一个问题，它不是我们生活中刚需的知识。这种知识早一点跟迟一点掌

握，对非专业人士都没有关系。这样一来的结果，就是形成经济价值需要的资源稀缺性条件，人文学科几乎没有。文科大部分就是这样需要政府或大学投资的知识产品。知识与财物不同，财物越分享份量越小，知识越分享力量越大。

发挥文科知识的作用，很重要的途径当然就是通过教育和传播。讲文科教育，它最根本的目标，是所有的人教育。这就是为什么通识课中，文科的课程相对会比较多的原因，也就是为什么文科知识的书通常情况下销售会比较广的原因。

文科的知识的特点，就导致了我们对它的评价必须放宽时间的尺度。因为我们的知识对错或者优劣没有理工科那种可判决性实验来衡量。从改变一个观点，到改变文化到改变社会，它其实是一个慢慢的推进的过程，有一个发酵的过程。一种重要的思想，如果它慢慢发酵成型了，它就会影响社会，以至于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。一旦一种观点形成，然后有了影响，不断被人家征引、传播以后，它就成为经典。一旦成为经典以后，它就不容易衰退。所以文科老要读经典，我们对于文科成绩的期待，需要耐心，它是一种长线

投资。

最后一点，就是谈未来。人文学科的最主要的作用，就是在精神上要“解惑”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的科技带来各种各样令人迷惑的现象，虚拟实在也好，寿命延长也好，都有无限复杂的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人文学科要面对的。

但是，我们对人文学科还有一点不那么悲观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兑现不需要通过资本，也不一定要通过权力，创造性的机会不需要太多的外在依赖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人文学术重视特殊性，类似于艺术的创造，在 AI 横行的时代，对人文学术反而是有利的。解题的事情，工作重复的事情，AI 都能完成，但创造性的事情，未必是这样，人文学术有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出局，它也有它的优势。

同时，我对我们中山大学的人文学科，也有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。重要原因，就是我们今天开了这个文科发展大会。所以我对于中大，对我们的未来充满期待。

（本文为陈少明教授在“中山大学文科发展大会”上的发言，有删节）

AI 时代人文学科的使命

文/历史学系 刘志伟

迎接 AI 时代的挑战，需要人文学者有足够的自觉去准备承担这个使命。其实比起人工智能在人文学科的发展，还要快一步，这是人文学者天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然而，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，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我们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。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数字人文的领域正在大大拓展，直接进入到替代甚至超越人类的大脑和肢体能力的层面。在这方面，人文学科的学者群体的认识和准备是严重落后的，这点我们要有足够的清醒，并需要在工作上很快跟上 AI 发展的节奏。

近年来，ChatGPT 出来以后，学术界更多从业人员更是回避不了，越来越多引起大家去思考。我们思考的是，我们执着地守护的是什么？

数字化技术，人工智能，发展到今天，的确已经在对人文学科的学术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研究，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研究能力，尤其是成果生产的效率。

人文学科的学术活动，追求的不是去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，因此就不是比聪明，比能力大小，比哪个大脑的数据储存更大，

运算更强更快。我们的人始终是在自然人的层面，构成自然人的属性的，就不只是聪明和智慧。余志教授把人分了三样，一种叫碳基人，一种是半碳半硅人，一种叫硅基人。我们属于碳基人，我们现在面对的 AI 是这个硅基人，这就让我们区分开了人类与机器。

我们作为碳基人，长处在哪里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明白碳基人不太讲逻辑的，逻辑学只不过是让碳基人学会讲逻辑而已，实际上人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讲逻辑的。另外，我们的生活也是不能只追求确定性的。于是，我想到了非逻辑的、不讲确定性的场合，我相信人类就会打败硅基人。我们要明白，这是人文学与科学最重要的差别。人文学科更重视处理的是情感、趣味、人性、审美等等，都不可能是合乎逻辑并且有确定的理路的。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，来讨论人文学科的使命，我想从历史学的这个角度来多谈谈一点。

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个困惑，就是读者常常要问历史学者讲的事实可靠吗？不可信？这个是真实的吗？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历史的思维方法引出来的。回答这种问题，AI 的确可以胜任。但是，要解读在生活之场中，在活生

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非历史思维，从中去掌握历史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，从中获得人类才独享的智慧，AI 就不可能有武之地了。

现在我们担心人类会成为 AI 的奴隶，担心 AI 会控制我们的一切，这是 ChatGPT 出来之后，人类社会很普遍的的一种恐惧。确实，如果我们没有人文学科，没有人文学者的非历史思维的能力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 AI 的奴隶的。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，正是人类为走出异化一再创造新的历史，显示出人类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人。

因此，现在大家关心的 AI 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更聪明，以便我们能够不被 AI 控制，我认为如果只是在这个逻辑上循环，你就不可能比它更聪明。

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，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吸取教训。已有的知识不会真正决定我们的行动，它只会让我们去提出问题，让我们去思考，但不会告诉我们会发生怎么样的后果。因为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人们，他们的行为，不会遵循同一套逻辑，而这些套道理又总在一种未知的状态下生成。我认为这是人工智能没有能力面对的，因为人



刘志伟教授在“人文学的未来”思想论坛上发言

工智能处理的是一套已知的信息和运算。

最后还谈一点，历史学是处理历史记忆的，历史学更本质上其实是处理失忆的。人类在记忆的同时也失忆了，随着历史的活动不断变化的。数字化人工智能处理的所有信息都是基于记忆。最高明的历史学家是处理失忆的，只有处理失忆，历史记忆才会一直跟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变化。这个其实就是历史学的一句老话——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
每一个朝代都会记忆，也都会失忆，这个记忆跟失忆一直被按照新的朝代、新的时代和人们新的关

怀，去重新组装。我认为我们人文学者，或者我们历史学者才能够处理的，我们有这个使命。只有担负起这个使命，历史学才能够一直为我们的现实生活，为我们不断变化的，完全是无逻辑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显示去创造新的知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人文学科就永远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取代的。人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出路就在我们人文学科的使命要坚守好。

（本文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 2024 年 10 月 27 日在人文部主办的“人文学的未来”思想论坛上的主旨发言，有删节）